



许多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其实并非有我们潜意识中以为的那么古老,有时,这些名词的含义也与如今不同。比如“恋爱”这个词,张翥在《恋的中国文明史》中谈到宋代文献中出现的“恋爱”只有“思念”、“爱慕”之意,而现代中文“恋爱”一词则是“从日本输入的词汇”。同样的观点,民国时期著名出版人章锡琛也写过相似的意思,就是“在中国的文字上,一向没有相当于英语 love 的意义”。近来虽然勉强从日本来的翻译……”直到1919年的《辞源》开始将之定义为“男女相悦”,“新”意义才被赋予,让“思念”、“爱慕”有了明显的对象、有了行为交互的指向,这是与我们如今最接近的词义,然而时间还不到一百年。

另一个词就是“儿童”。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耳熟能详,只要稍微查阅资料,就会发现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认真注意到“儿童”这个词语,是与近代史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人的觉醒”、“西学为用”,也与新文学运动密

切相关。最近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儿童文学史》,忽然想起来曾经读过的一些文章。实际上一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西方儿童史的研究领域仍然是一片空白。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了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这部在1960年出版的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史巨作才以明亮的面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西方史学领域对孩童生活的关注也不过短短六十年,中国更是研究甚少。

这其实与我们的感知落差很远,我们以为自己对“儿童”是一贯珍爱和熟悉的,并且一直如此。这也是“儿童”问题的复杂之处,以色列学者苏拉密斯·萨哈就曾经指出这中间的矛盾,“描述儿童生活的文献,由于是成人的手笔,因而所写的主要出于成人的记忆或想象,因而在处理这类材料时,须要高度的‘同情的理解’。因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父母子女的关系也有各种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社会中不重视儿童。”每家都有儿童,有

绵密的亲缘,谁都不觉得自己忽视孩子,但我们一直是借助成年人的表达在想象着儿童,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甚至没有亲手为中国儿童建立过一部完整的生活史。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这些像小动物一样不会准确发声的群体,关心并记录起他们的教育问题、性别问题、疾病问题、伦理问题、甚至暴力问题……然而这一切刚刚才起步。

儿童的发现

张怡微

也许是多亏了“儿童节”的关系。上海迪士尼的出现,更是即将融入新一代中国孩童的生活史。我一直记得,在日剧《悠长假期》里,山口智子扮演的小南问木村拓哉扮演的瀧名第一次去迪士尼是什么时候,瀧名说大概小学三年级,小南大吃一惊,说她是成年以后才第一次去。可就连这部电视剧都是1996年的,距离如今已有二十年。

这些时间的标的,想起来令人十分感慨。一方面,我到如今都没有去过迪士尼,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并非是没有机

会。当朋友圈被“迪士尼”试营业刷屏的时候,我的同学们、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带着自己出现在那些我们小时候熟悉的梦幻场景之前,我想起了小南的惊呼。

在博士阶段,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着老师研究《西游记》。成年之后的重读颇有些不同的滋味,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西游记》中虽然很多人都有来历,却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尽管中国文学不乏有儿童为主题的歌咏、诗词或说书体记录,“古代儿童”、“儿童书写”却并不是一个热闹的议题。多数人还是认为,五四以前中国没有儿童文学。“儿童”并不只是“儿童教育”、“神童故事”,事实上儿童有儿童自己的生活、记忆、疾病甚至创伤。林庚先生的《西游记漫话》却是十分着重地将“童年”书写作为《西游记》研究的重要部分,这是十分令人惊喜的。《西游记》中不仅仅孙悟空有童年,许多天真的小妖如小朋友一样令人头疼又好戏连轴。

终于,我们又迎来了“儿童的发现”。



不知道是电影节带来黄梅天,还是黄梅天带来电影节,每次,蹚过番禺路的积水走到影城,我就觉得,上海电影节是本城的一个气象现象。

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男女,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在电话里叫,我跑错地方了,你在衡山门口等我,我叫个摩托车过去,十分钟!那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因为凑巧看到刘烨入场《追凶者也》的观众见面会,满脸是物超所值的兴奋;而影城真锅店里的姑娘,已经是《断了气》的剧照模式,她一千次地对执拗的顾客说:我们只有面,没有饭了!永远不会疲倦的是影院门口的黄牛,每次走过,他们都会热情洋溢地问,电影票有多贵?

哪里会有多的票子,伍迪·艾伦的《咖啡公社》已经炒到两倍价钱,所以,我虽然坐在超级大厅的最角落,心里也有点加入“咖啡公社”的优越感,而且主持人说,我们这次放映和戛纳是零时差,搞得我们跟伍迪亲戚似的。

但是,江湖英雄江湖老,伍迪·艾伦的这部电影,明显让人觉得,他脸上的肌肉松了,换句话说,他讲这个故事过于松弛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红玫瑰的故事。鲍比来到好莱坞投靠明星经纪人舅舅菲尔,很快他爱上了舅舅的秘书沃妮,但沃妮已有男友。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沃妮失恋,鲍比入套,年轻人情投意合展望未来的时候,真相插足,原来沃妮是非尔的红玫瑰,现在菲尔要为了红玫瑰抛弃半辈子的白玫瑰。

黯然的鲍比回到老家纽约,在黑社会哥哥的羽翼下,成功上位缔造了纽约最火夜总会,而且娶了一代佳人。然后有一天,舅舅带着沃妮走进了他的夜总会,这一次,鲍比和沃妮要变成彼此的白月光和朱砂痣。

故事很老套,从头至尾,“激情”全在伍迪·艾伦亲自动口的旁白里,鲍比和沃妮真正的化学反应,只出现在结尾一刻两人的隔空对望中。但这最后的抒情,又显得极为暧昧,是爱的颂歌,还是新的中产讽刺调门?

我只觉得,伍迪在那一刻,显得好软弱,简直是对过去自己的倒戈,好像他辛辣半辈子,归来还是少年郎。这软弱,如同他镜头里的黄金时代好莱坞,尽管主题是咖啡公社名利场,但是昔日黄金地幕幕都是明信片,而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根本不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和王娇蕊,鲍比不过是换了更好的西装,沃妮也只是去掉了头上的蝴蝶结,他们都没有任何成长,换句话说,伍迪·艾伦不想再挑战他的主人公,他现在慈祥了。

最后,也说几句祥和的。恭喜伍迪·艾伦,艾森伯格扮演的鲍比,无论是走路姿势还是对女人的态度,每时每刻都能让人想到导演自己,这么成功的银幕替身,估计也可以进入电影史了。

而我喜欢伍迪用寥寥几笔塑造的鲍比家人,父母也好,哥哥姐姐也好,都比鲍比更有戏,这些配角,本来更应该是老头的主人公。



伍迪·艾伦慈祥了

毛尖

那天,朋友向我推荐一部电视剧《浮沉》,这让我想起其实我也曾关注过这部剧,只是当年热播的时候,正忙得脚后跟打

后脑勺,但也瞄过几集。这部剧是由一笔七亿的大单,拉开国企改革和资本运作的大幕。国企改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很难说透。这样的剧吃力难讨好,编导们该如何展现?剧中没有正面触及问题,而是通过外企这条线,侧面表现改制的一部分。于是,在理解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其侧面迂回的智慧。

之所以理解,实乃是当年自己也身处国企中,手头的工作正是探索一条与民营企业合作走市场的路子,由此便广泛接触民企,从中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吧。单从用人方面来说吧,当时的有国企单位门头上常常是挂几块牌子,牌子多则表示多项目,但随你怎么挂,都是原班人马,也就是一套班子。民企就不同了,看似一家公司,实则里面有好几支团队在操作,因为他们每立一个项目,都会去市场招募专业人才。尽管规模不大,却似一条哗啦啦的活水,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些民企后来之所以能够壮大也得益于这样灵活的用人机制。

再说让人离职,从没见过那样速战速决的,那是一个会议场合,老板与部门经理就这样几句对话——老板问:“这桩事体为啥还未解决?”经理答:“这事太有难度,我觉得压力挺大。”“既然感觉压力

大,做不了,你可以提出不干嘛。”“我是有这样的想法……”老板突然切断他的话:“你是说你不想干了?”经理愣了一下点点

由一部剧想起的

周珂银

头:“是累了,不想干了。”老板话锋一转:“大家都听到了,他自己说不想干了,那就请到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吧。”我等还未反应过来,那经理就被离职了。看上去是现场即兴,估摸着老板是心里早就有谱了。

撵人有办法,留人自然也有办法,但更绝的是还可以将已离职的人再拽回来。李君,一名公司技术骨干,因与上司发生龃龉,冲冠一怒,提出走人,老板留他也没能留住。事后李君为自己的冲动也有些后悔。

然而某天,他居然发现公司又将工资打进他的卡内,怎么回事?于是,他电话人事部,问是不是弄错了?对方先是诧异:“有

这事?”接下来反问他:“最近可好,新的工作寻到没有?”李君沉默。对方又说:“如果未寻到,是否考虑回来?如果回公司,这笔工资就算是情绪调整费吧,我们和老板说说,应该没问题。”和言细语如沐春风,李君不由自主表示考虑,这一考虑就又回来了。这样的方式恐怕连外企也很少听说。

有一回,与一家民企老板谈起国企与民企的市场竞争,我感慨于国企的负担重。诂料,这位老板并不认同,说除了机制,难道就没有人的问题?里面的人习惯于养尊处优,观念跟不上。这个话题一旦展开,便发现愈说愈复杂……

行笔于此,不禁哑然失笑,通过民企说国企,似乎与剧中迂回的表现手法雷同。《浮沉》虽然不能说透,但毕竟倾力所为,选择这样的题材说故事,多少有点使命感,仿佛告诉人们,在历史车轮驶过的某一段路程中,风景曾经是这样的,人生有时却只能是那样的……

大胖不耐烦了,发表一篇相当感人的演说,大意是相见不如相思,相思不如看看相片,相片不如相应不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才发现真无聊。

沉默了好一会,小卢解的围,他说我们当年暑假一定去露营,要不要找个时间撇开所有事情再去露露营?当然没人反对,就看这个滑手机看行程表,那个打开平板看下个月要出的货都安排好没有。大胖又开骂,他拿起手机在餐桌中央的转盘上转,闭起眼朝手机的月历上一指:“就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星期五到星期日,充其量向公司请假一天,至于有事不能参加的,当没这回事。”

那年的夏天,三个男人去露营,选在台北近郊三峡的一处营地,没有网络,手机收不到讯号。至于那三天两夜究竟发生什么事?他们没讲,只小卢感叹,相隔这么多年,人居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听来,像悲剧?

听黎族姑娘吹鼻箫

蔡旭

一位黎族姑娘走上台来。清音出自她手中的竹箫。奇怪的是那根小小的竹管不是放在她的唇边,而是搁在嘴巴之上,鼻孔旁边。

不由得你不信。我看见一条清澈的溪水,就这样淹过了一大片惊讶的神情。据说用鼻箫表达爱情,在黎族已有一千多年的传承了。谢谢你让我懂得:心中有爱也不一定要从口中说出。只需用呼吸,也能传达丰富的心声。



蛇盘兔(剪纸) 奚小琴作

第二年,小卢向每个同学发出消息,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露营,爱来人就来,不爱来的,欢迎拒酒。

八月底,去了六个人,据说他们这些四十岁级的大叔还

纯男人的露营

张国立

和一群高中生打了场篮球,比如何则是秘密。

不仅八月,他们在十二月底又搞了一次,仍是六个人,小卢向同学公开了活动的部分内容,包括大胖竟然是烤肉高手,烤得又香又嫩;包括若若几年前到美国参加德州扑克的比赛,赢了不少钱,这回的两打酒,都是他贡献的;包括老何,孩子没一个,婚倒结过三次。最重要的,当年苦追系花的小五,去美国念两年书的目的就是追系花,结果系花嫁给别人,他混到个硕士回台湾

教起书。

到第三年的夏天,事情变得复杂,先是小卢的丈母娘要小卢老婆跟去,丈母娘说,四十多岁男人避着老婆聚在一起,没准好事。小卢老婆私下问了若若的老婆,两人都觉得其中有诡,家里好好的床不睡,跑去外面睡石头,这些男人,肯定搞什么不方便老婆知道的事。

所以八月底,除了六个男人,增加两名老婆。据说男人的乐趣少了很多,女人更气,小卢老婆这么到处说:“我们洗碗,他们打扑克;我们洗菜,他们打球;我们准备好材料,大胖烤肉;回程我们还得开车,他们全都喝醉了。再也不去当女下。”

几个老婆曾秘密开过同学老婆的同学老婆会,嗯,有点绕口,但事实便如此。会中她们对这群男人跑到野外打扑克、打篮球、烧饭,完全无法理解,其中一位老婆便说:“我家在乡下有栋房子,可以睡十多个人,有瓦

斯、有冷气,旁边有鱼池,下回叫他们去那里好了。”

构想完美,却惨遭彻底否决。大胖说的,开玩笑,好不容易有机会搞搞,她们就想关我们进屋打麻将。

眼看今年夏天就进入第四个年头,迄今为止已有九个人报名参加,甚至一个从美国、一个从成都赶回来。所有老婆将继续讨论这些男人到底搞什么的话题。其实这些老婆该为她们老公高兴,天下有几个男人能像他们这样偶尔自在一下?

悄悄告诉你们,今年有位特别嘉宾,美国回来的那位,正是小五当年苦恋的系花。这事不能让老婆们知道,她们容易把事情想坏了。

各位亲爱的老婆,过四十岁的男人只想抓住“过去”的尾巴,如此而已,像你们打针、贴面膜、瑜伽、不吃淀粉,不也是不想一家伙栽进“未来”吗?

祝福小卢和大胖他们今年夏天的露营,平安顺利。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